

周作人著

立春以前

太平書局印行

立春以前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周作人

發行人 陶亢德

發行所 太平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刷所

上海洛陽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公司
電話七四四八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版

每冊定價伍仟圓

立春以前目錄

關於教子法

三三年十月

(一)

關於寬容

三四年一月

(八)

關於測字

三三年十一月

(三)

關於送竈

同年一月

(九)

雨的感想

同年八月

(二五)

醫師禮讚

同年十二月

(二九)

男人與女人

同年九月

(三)

女人的文章

同上

(三六)

女人的禁忌

同年十二月

(四四)

蚯蚓（稿缺）

同年九月

（五一）

螢火

同年十一月

（五六）

記杜逢辰君的事

同年十月

（六五）

明治文學之追憶

同年十二月

（七〇）

廣陽雜記

同上

（七六）

楊大瓢日記

同年十月

（八三）

寄龕四志

同年十一月

（九一）

笑贊

三四年一月

（九八）

大乘的啓蒙書

同上

（一〇五）

雜文的路

三三年十二月

（一一一）

國語文的三類

三四年一月

（一二七）

文學史的教訓

同上

(二三)

十筆堂談

三三年十二月

(二九)

苦茶庵打油詩

同年九月

(二五)

文壇之外

同年十二月

(二六)

立春以前

三四年一月

(二七)

幾篇題跋

三三年一至十二月

(二八)

一 風雨後談序

(二九)

二 秉燭復談序

(三〇)

三 文載道文抄序

(三一)

四 希臘神話引言

(三二)

五 談新詩序

(三三)

六 茶之書序

(一八)

七 和紙之美

(一九)

八 沙灘小集序

(二〇)

後記

(二一)

關於教子法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四，有陸放翁教子法一篇云：

「放翁寒夜詩云，稚子忍寒守蠹簡，老夫忘睡畫爐灰。新涼夜坐有作云，硯屏突兀蓬婆雪，書几青瑩蓮勺燈，稚子可憐貪夜課，語渠循舊未須增。冬夜讀書示子遹云，簡斷篇殘字欲無，吾兒不負乃翁書。喜小兒輩到行在詩云，細網學書蚓滿幅，阿繪學語鶯轉木，畫窗浣壁誰忍噴，啼呼也復可憐人。其教子之主於寬也如此。就其集觀之，其子才質宜於寬也。」

與建子振孫登千峯樹詩云，二穉悲堪憐，猶賒志學年，善和書尚在，他日要人傳。浮生詩云，橫陳糲飯側，朗誦短檠前，不用嘲痴絕，兒曹尚可傳。感貧詩云，翁將貧博健，兒以學忘憂。夜坐示子聿云，學術非時好，文章且自由，不嫌秋夜永，閒事有長頭。喜小兒病起詩云，也知笠澤家風在，十歲能吟病起詩。示兒詩云，讀書習氣掃未盡，燈前簡牘紛朱黃，吾兒從旁論治亂，每使老子喜欲狂，不欲飲酒責自醉，取書相和聲琅琅。燈下晚餐示子遹云，子遹挾冊于子來，時與老翁相論難，但令歆向竟同歸，門前籍湜何憂畔。閒居詩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永臥聽兒讀書。白髮詩云，自憐未廢詩

書業，父子蓬窗共一燈。由南堰歸云，到家亦既夕，青燈耿窗扉，且復取書讀，父子竊相依。出游暮歸戲作云，莫道歸來却岑寂，小兒同守短燈檠。示子詩云，老體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常謀，大門舊業微如線，賴有吾兒共此憂。又云，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堪歎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縱談詩云，高談對鄰父，樸學付痴兒。忍窮詩云，尙餘書兩屋，手校付吾兒。即事詩云，詩成賞晉絕，自向小兒誇。家庭文章之樂，非迂刻者所能曉也。

又有示子聿詩云，雨暗小窗分夜課，雪迷長鏡共朝飢。書歎詩云，偶然得肉思共飽，吾兒苦讓不忍違，兒飢讀書到鷄唱，意雖甚壯氣力微。苦讀之況如此。又短歌示諸孫云，義理開諸孫，閱閱待其大，賢愚未易知，尙冀得一個。知愛之能勞也。

南門散策詩云，野蔓不知名，丹實何纍纍，村童摘不訶，吾亦愛吾兒。幽居詩云，雅意原知足，遄歸喜遂初，久閒棋格長，多病釣徒疏，漬藥三升酒，支頭一束書，兒曹看翁懶，切勿厭蝸廬。題齋壁詩云，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追游屏裘馬，宴集止鷄豚，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議昏，定知千載後，猶以陸名村。此三詩意思深長，君子人言也。放翁又有句云，兒孫生我笑，趨揖已儒酸。然則以陸名村定矣。」

案竊理初此文甚有情致，不特能了知陸放翁，對於小兒亦大有理解。所引放翁句中，我覺得有兩

處最爲切要。其二云，阿綱學書蚓滿幅，阿繪學語鶯轉木，畫宿浣壁誰忍嘔，啼呼也復可憐人。其二云，野蔓不知名，丹實何纍纍，村童摘不訶，吾亦愛吾兒。此在古人蓋已有之，最顯著的是陶淵明，其賣子詩云：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山谷跋說得最好，文曰：

『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歎見於詩耳。』昭明太子所撰陶淵明傳中叙其爲彭澤令時事云：

「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云，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隱逸傳中亦載此一節，雖未知真實性如何，當是可能的事。與子儼等疏中云：

「汝等穉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遣力之說成即由此生出，亦未可知，假如是的，則也會有那麼的信，我只覺得說的太盡，又頗有點像雲仙散錄所載的話，所以未免稍有疑意耳。

左思嬌女詩是描寫兒童的好文章，見於玉臺新詠，世多知者，共二十八韻，其最有意義的，如云，濃朱衍丹唇，黃吻瀾漫赤，嬌語若連環，忿速乃明憤。又云，執書愛綈素，誦習矜所獲。末云，任其孺子意，羞父長者責，臂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清成書收入多歲堂古詩存卷四，後附評語云：

「寫小兒女性情舉動，無不入微，聰明處極可愛，懵懂處亦頗可憐，此日日從掌中膝下，見慣寫來，尋常筆頭刻畫不能到此。」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見賓退錄卷六，佳語甚多，今略舉其數聯，如云，尋蛛窮屋瓦，採雀遍橫椽。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連。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壘柴爲屋木，和土作盤筵。忽升鄰舍樹，偷上後池船。寫小孩嬉戲情形頗妙，趙與時亦稱之曰，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如昨日，唯末聯云，明時方在德，戒爾減狂顛，未免落套，解說以爲譏朱友謙，或者即由此而出。昔曾同友人談及翻譯，日本語中有兒煩惱一語在中國難得恰好對譯之辭，大抵疼愛小兒本是人情之常，如佛教所說正是癡之一種，稱之曰煩惱甚有意思，但如擴充開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客觀的加以圖寫歌詠，則此癡亦不負人，殆可稱爲偉大的煩惱矣。莊子天道篇，堯告舜曰，吾不虛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此聖人之言，所謂嘉孺子者豈非即是兒煩惱的表現，如今拏來作解釋，當不嫌我田引水也。

俞理初立言悉以人情物理爲依據，故如李越縵言既好爲婦人出脫，又頗回護小兒，反對嚴厲的教

育。存稿中有師道正義，尊師正義，門客正義各篇，都談及這事，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那一篇嚴父母義。其文云：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學云，爲人父，止於慈。禮運云，父慈子孝，謂之大義。父子篤，家之肥也。左傳，晏子云，父慈子孝，禮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禮之善物也。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厲吉。又云，有孚，威如，終吉。象傳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象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然則嗃嗃同憂勤，未失慈愛，有孚爲悲，威如爲子婦之嚴其父母，而反身爲父母之所以嚴。嚴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云，以養父母日嚴。又云，祭則致其嚴。皆謂子嚴其父母也。表記云，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此漢儒失言，於母則違嚴君父母及養父母日嚴之訓，於父則違慈孝之誼，由誤以古言嚴父爲父自嚴惡，不知古人言嚴皆謂敬之，易與孝經皆然。學記云，嚴師爲難，師嚴而後道尊。亦言弟子敬之。書記舜言敬敷五教在寬，史記殷本紀及詩商頌正義引書均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中庸記孔子言寬柔以教爲君子之強，豈有違聖悖經以嚴酷爲師者。知嚴師之義，則嚴父母之義明，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俞君此文素所佩服，如借用顧亭林的話，真可以說是有益於天下的文章。上邊談陸放翁的隨筆以

詩句爲資料，作具體的敘述，這篇乃以經義的形式作理論的說明，父師之道得明，不至再爲漢儒以來之曲說所蔽矣。關於師教不尙嚴苛，近人亦多言者，雖淺深不一，言各有當，亦足以供參考。馮班鈍吟雜錄卷一家戒上云：

「爲子弟擇師是第一要事，慎無取太嚴者。師太嚴，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剛強者懟而爲惡，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違其天資，若有所長處，當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開其知識也，養之者所以達其性也。年十四五時知識初開，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當二三月間，養之全在此際。噫，此先師魏叔子之遺言也，我今不肖，爲負之矣。」又云：

「子弟小時志大言大是好處，庸師不知，一味抑他，只要他做個庸人，把子弟弄壞了。」王筠教童子法云：

「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從矣。」又云：

「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蹁跳咆哮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衡轡，必俯首樂從。且弟子將脫換時，其文必變而不佳，此時必不可督責之，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又云：

「桐城人傳其先輩語曰，學生二十歲不狂，沒出息，三十歲猶狂，沒出息。」王侃江州筆談卷上云：

「讀書理會箋注，既已明其意義，得魚忘筌可也，責以誦習，豈今日明了明日復忘之耶。余不令兒輩誦章句集註，蓋欲其多讀他書，且恐巾語汨沒其性靈也，而見者皆以爲怪事，是希夷所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毋於周孔註脚下盤旋者非也。」又卷下云：

「教小兒，不欲通曉其言而唯責以背誦，雖能上口，其究何用。況開悟自能記憶，一言一事多年不忘，傳語於人莫不了了，是豈再三誦習而後能者耶。」

以上諸說均通達合理，即在今日猶不可多得，可以附傳。此文補綴而成，近於文抄，唯在我自己頗爲喜歡，久想著筆，至今始能成就，世有達人當心知其意焉。民國甲申，十月十日記於北京。

關於寬容

十七世紀的一個法國貴族寫了五百多條格言，其中有一則云，寬仁在世間當作一種美德，大抵蓋出於我慢，或是懶，或是怕，也或由於此三者。這話說的頗深刻，有點近於誅心之論，其實倒是事實亦未可知。有些故事記古人度量之大，多很有意思，今抄錄兩則於後：

「南齊沈麟士嘗出行，路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跳而反。其人得屐，送而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復笑而受。」

「宋鄭公弼少時，人有罵者。或告之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耶。公曰，恐同姓名者。罵者聞之大慚。」

這兩件事都很有風趣，所以特別抄了出來，作為例子。他們對於這種橫逆之來輕妙的應付過去，但是心裏真是一點都沒有覺得不愉快的麼，這未必然，大概只是不屑計較而已。不屑者就是覺得不值得，這裏有了彼我高下的衡量之見，便與虛舟之觸截然不同，不值得云者蓋即是尊己卑人，亦正是我慢也。我在北京市街上行走，嘗見紳士戴獺皮帽，穿獺皮領大衣，啣紙烟，坐包車上，在前門外熱鬧

胡同裏岔車，後邊車夫誤以車把叉其領，紳士略一回顧，仍晏然吸烟如故。又見洋車疾馳過，吆喝行人靠邊，有賣菜傭担兩空筐，不肯避道，車輪與一筐相碰，筐略旋轉，傭即歇担大罵，似欲得而甘心者。豈真紳士之度量大於賣菜傭哉，其所與爭之對象不同故也。紳士固不喜有人從後叉其領，但如叉者爲車夫，即不屑與之計較，或其人亦爲紳士之帶皮帽攜手杖者，則亦將如傭之歇担大罵，總之未必肯干休矣。賣菜傭並非對於車夫特別強硬，以二者地位相等，甲被乙碰，空筐旋轉，如不能抗議，將名譽掃地，正如紳士之爲共同輩所辱，欲保存其架子非力鬪不可也。大度弘量，均是以上對下而言，其原因大抵可歸於我慢，若以下對上，忍受橫逆，乃是無力反抗，其原因當然全由於怕，蓋不足道，唯由於懶者殊不多見，如能有此類例子，其事其人必大有意思，惜乎至今亦尙無從徵實耳。

對人寬大，此外還有一種原因，雖歸根亦是我慢，却與上邊所說略有不同，便是有備無患之感，亦可云自恃。這裏最好的例是有武藝的人，他們不怕人家的攻擊，不必太斤斤較量，你們儘管來亂搥幾下，反正打不傷他，到了必要時總有一手可以制住你的，而且他又知道自己的力量，看一般之人有如初出殼的小雞兒，用手來捏時生怕一不小心會得擠壞了，因此只好格外用心謹慎。這樣的人大家大概都會遇見過，我所知道得最清楚的有一位姓姚的，是外祖母家的親戚，名爲嘉福綱司。山陰縣西界錢塘江，會稽縣東界曹娥江，北爲大海，海邊居民駕蛋船航海，通稱船主爲綱司，綱或作江，無可考

定。其時我年十三四，姚君年約四十許，樸實寡言，眼邊紅潤，云爲海風所吹之故，能技擊，而性特謙和，唯爲我們談海濱械鬥，挑起鸚哥燈點兵事，亦復虎虎有生氣，可惜那時候年少不解事，不會詢問鸚哥燈如何挑法，至今以爲恨。姚君的態度便是如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彷彿是鄉民如傷的樣子，毋我負人，寧人負我，不到最後是不還手的。不過這裏很奇怪的是，關於自己是這樣極端消極的取守勢，有時候爲了不相干的別人的事，打起抱不平來，却會得突然的取攻勢，現出俠客的本色。有一天，他照例穿着毛藍布大褂，很長的黑布背心，手提毛竹長烟管，在鎮塘廠棟樹下一帶的海塘上走着。這塘路是用以劃分內河外海的，相當的寬且高，路平泥細，走起來很是舒服。他走到一處，看見有兩個人在塘上廝打，某甲與某乙都是他認識的，不過他們打得正忙却沒有看見他。不久某乙被摔倒了，某甲還彎下腰去打他，這是犯了規律了，姚君走過去，用手指在某甲的尾閭骨上一挑，他便一個跟斗翻到塘外去了。某乙忽然不見了打他的人，另外一個人擎着烟管揚長的在塘上走，有點莫名其妙，只好茫然回去，只於掉到海裏去的人，淹死也是活該，恐怕也是不文的規律上所有的，沒有人覺得不對，可是恰巧他識水性，所以自己爬上岸來，也逃出了性命。過了幾天之後，姚君在鎮塘廠的茶店裏坐，聽見某甲也在那裏講他的故事，承認自己犯規打人，被不知那一個內行人挑下海裏去，逃得回來實是僥幸。姚君聽了一聲不響，喝茶完了，便又提了煙管走了回來。我聽姚君自己講這件事，大約就

在那一年裏，以後時常記起，更覺得他很有意思，此不獨可以證明外表謙虛者正以其中充實故，又技擊雖小道，習此者大都未嘗學問，而規律井井，作止有度，反勝於士大夫，更令人有禮失而求諸野之感矣。

此外還有兩件事，都見於史記，因為太史公描寫得很妙，所以知道的人非常多。這是關於張良和韓信的：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撻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然視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這裏形容得活靈活現，原是說書人的本領，却也很合情理的。張韓二君不是儒家人物，他們所遇見的至少又是平輩以上的人，却也這麼忍了，大概別有理由。張良狙擊始皇不中，避難下邳，報讎之志未遂，遇着老父開玩笑，照平常的例他是非打不可的了，這裏却停住了手，爲什麼呢，豈不是爲的怕小不忍則亂大謀麼，書中說爲其老，固然是太史公的掉筆頭，在文章上却也更富於人情味。至於韓信，他被豬店夥計當衆侮辱，很